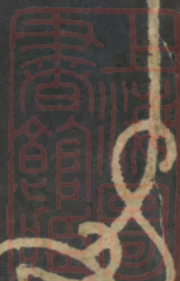


不平等條約

最近新編

中國書報社印行



不平等條約目次

- 一 叙言
- 二 賠款
- 三 外債
- 四 關稅主權
- 五 租借地，租界，領事裁判權，會審權
- 六 通商，航行，製造，築路，開礦，經營農業等權利
- 七 傳教，辦理學校，醫院，及其他文化事業
- 八 結論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0 6224B

1614043

上海圖書館藏





不平等條約

一 叙言

自從歐洲機器工業發達以後，因為大規模的機器工廠，只有大資本家纔有力量去創辦，在大規模的機器工業之下，小工廠與手工業工人都受了他們的迫壓而破產下來；所以，在他們國家裡面，資本都要集中到少數大資本家手中，這些大資本家更進一步聯合起來組織「托拉斯」，便壟斷把持了全國的市場。他們與大銀行家合起手來操縱官僚議員的選舉，使國家的政權為他們的走狗所掌握，他們於是可以有權自由指揮警察軍隊，可以依照他們自身的利益規定法律，締結條約。他們因為工商業發達的原因，有了很多賣不完的商品，以及很多用不完的資本；於是他們要投資本到外國去，或借款給外國政府，或在外國經營工廠農場，他們亦要在外國開闢市場，把他們賣不完的商品運到外國賣給人家。他們因為要求他們放債的安全，與他們所經營事業的可以自由發展，不至於受別國或那裡本地的人民所抵制與妨害，於是又指使他們的政府，利用他們的政權與軍權，到外國去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有時用暴力奪取了外國的政權，使那些國家成了完全受他們統治的殖民地。

；時有用暴力強迫外國的政府與他們訂下一些不平等的條約，奪取那些國家的一部分重要的政權，使成爲在他們支配之下的半殖民地國家。這便是我們所說的帝國主義，中國正是在這種帝國主義之下的半殖民地國家中的一個。

外國用暴力強迫中國訂下一些不平等的條約，這些事情，都是近八十年歷史中間，所曾經詳細記載下來。道光年間，英國人因爲要勒賣鴉片，調了萬五千人的軍隊，三四十隻兵艦，攻打福建，浙江，江蘇等省，強迫中國訂下南京條約。咸豐年間，英國因爲要壓服中國人仇英的心理，法國人因藉口中國有人殺了法國的傳教士，他們聯軍攻陷廣州，打進天津北京，強迫中國又訂了天津條約。從這以後，中國的滿清政府害怕外國的武力，外國人只須稍加以威嚇，便不敢不唯命是聽。到了光緒甲午年，日本爲了爭奪朝鮮，又呈其橫暴，給中國一個重大的打擊，強迫中國訂下馬關條約。此後德國強迫中國締結租借膠州灣的條約，英國強迫中國締結租借威海衛九龍的條約，法國強迫中國締結租借廣州灣的條約，俄國強迫中國締結租借大連旅順的條約。到庚子年外國因爲要撲滅中國義和團的排外空氣，八國大舉聯軍，驅逐滿清帝后，佔據北京，又強迫中國訂下辛丑條約。歐戰期間，日本趁歐美無力顧及中國，於是民國四年五月九日，又強迫中國訂下所謂二十

一條的中日協約。歐戰以後，英美要打破日本在中國之優勢，召集華盛頓會議；在這個會議之中，中國在英美控制之下，又訂下所謂九國條約。上述的條約，以及此外還有許多條約，沒有一件不是喪權辱國的；不僅是喪權辱國，並且是中國近年來貧弱戰亂的唯一原因，他們把中國死死的送下了一條絕路。

有人以為條約是神聖的，破壞條約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情，這真是一句再混蛋沒有的話了。孔子還要說「要盟不信」；南京條約，天津條約，一直到華盛頓會議的九國條約的，哪一次不是在外人要挾之下所結的盟約？為甚麼我們應當對於這些條約去講究信用呢？孫中山先生說，這些條約，是中國人民的賣身文契。所以，只有生成奴隸骨頭的人會把他着成神聖的東西，高麗亡國的時候，亦有為日本強迫所定的日韓合併的條約，高麗人亦應當尊重這種條約麼？我們吃這些強盜條約的虧亦吃得够了。我們為甚麼還會怕破壞了這些條約？

我們編印這一本小書，意思是要將這八十年來中國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他們的性質與他們所發生的各種惡影響，簡單而明晰的敘述出來。我們要使讀者知道這些不平等的條約處處使他們自身受着禍害，他們自身今天的一切禍害，都是不平等條約所產生的自然結果。我們希望他們為了救中國興救他

們自身的原故，必須發一個決心，加入反帝國主義的大運動，爲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而作戰。我們應當將這些不平等條約的來源與性質，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的，使全中國四萬萬人都知道。我們要隨時提醒一般民衆，引導一般民衆，與那些壓迫我們的外國帝國主義作一個決死的鬥爭。

我們在這下面，把最有關係的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事實，一一的縷述出來，請大家仔細的看下去。看了以後，請大家問一問自己，你應當對於帝國主義的壓迫，取一種甚麼態度？你以爲反帝國主義運動是一回甚麼樣的事情？

一一 賠款

中國自南京條約，便於割讓香港，開五口通商以外，被英國勒派二千一百萬元賠款；嗣後英法聯軍，兩國總共勒賠銀一千八百萬兩，同治年間中日台灣交涉勒賠銀十萬兩，光緒年間中俄伊犁交涉勒賠九百萬盧布，差不多每遇外國人發生糾葛，中國總少不了損失幾十萬的金錢。然而這都是過去的事了。這些錢都已經交付清楚，亦只好由我們自認晦氣。

到了甲午年日本戰勝中國以後，他開口要中國出三萬萬兩銀子的賠款。後來幾經商量，連利息與贖回遼東半島的費用，仍定爲二萬五千萬兩銀子。光緒年末

的全國收入每年不過銀二萬萬兩，除了用做一切政費以外，怎樣可以有這多的錢賠給日本呢？於是滿清政府爲了這，於五年之內，借外債共銀三萬七千萬兩；這所借的外債，一直到現在還歸還不清。現在每年在海關稅款中間，須扣還一俄法借款」本利八百餘萬元，到民國二十年止；「英德借款」本利九百餘萬元，到民國二十一年止；「英德續借款」本利八百餘萬元，到民國二十二年止；三項總共每年扣付二千六百餘萬元，這都是爲了籌付甲午賠款所起的外債，一直經過三十年到了現在，還是我們全國人民的一個重大的負擔。

庚子年八國聯軍佔據北京以後，他們勒逼滿清的孤兒（光緒帝）寡婦（慈禧后），要中國出四萬五千萬兩的賠款，分三十九年付清；這加上三十九年的利息，實在共需支付九萬八千餘萬兩銀子；因爲外國人要我們將銀子換成他們所用的金幣再付給他們，最先三年，銀價跌落，我們又多付出了八百萬兩銀子的磅虧，纔够兌換那預定數額的金幣。庚子年的義和團，是因爲德國佔據膠州灣以後，他們的商人教士在山東橫行無忌所激生起來的，所以他發生於山東，後來到北京第一便殺了德國的公使。義和團因被激於一時的反感，不分黑白的屠戮外人，固然亦未必不畧有過當之處；然若比歐洲之屠殺猶太人，日本大地震時之屠殺華僑，這亦不是甚麼

很奇異的事情。縱然我們對於被屠戮的外人，應當給與相當的賠償撫恤，照日本屠殺華僑案的比例，至多賠償幾萬元或幾十萬元亦便了不得了；乃竟至於敢向我們勒索四萬五千萬兩銀子，合上利息磅虧，要我們支付將近十萬萬兩銀子。這是一個甚麼明火執杖船的強盜態度呢？我們對於這種賠款，已經支付過十幾年了；然而到了現在，除去俄國自願不要賠款，德奧戰敗後被我們把這宗賠款受消了以外，每年還需在關稅中間扣還一千八百萬元，一直要到民國三十四年始得還清。（民國二十一年到二十九年，每年還須多付八百餘萬元。）

爲了甲午賠款，至今我們還要每年付出二千六百萬元，爲了庚子賠款，至今我們還要付出一千八百萬元（或二千六百萬元）；這每年四五千萬的款子，爲甚麼一定要這樣很恭順的賠付給外國人呢？我們全國商民最恨的是釐金，然而全國釐金收入，總共不到四千萬元；爲了這不到四千萬的款項，我們養了許多釐金官吏，勒索陋規，私吞公款，全國商民的實際擔負的，至少總在一萬萬元以上。因爲有了釐金，商貨沿路受着留難，一切完過厘金貨物價格都騰貴了，一般人民都加重了生活的負擔。倘若我們把上述每年四五千萬元的賠款，從這以後再不付給外國人，我們在關稅中扣付賠款的款項，抵補廢除釐金的損失，我們不是很可以爽快快的

廢除全國一切釐金麼？強盜搶了金錢，土匪派了款項，我們縱然力量敵不過他，亦要設些避免匪盜劫制的法子。現在帝國主義者這樣橫蠻的每年向我們勒索四五千萬元鉅款，而我們的商賈困於釐金關卡的阻難，我們的人民因釐金而須忍受物價騰貴的生活程度；我們却從不敢想到使將這四五千萬元賠款不再支付給外人，以抵補廢除厘金的損失，這不是奇怪的事麼？

理在各國主張公道的人們，多認為各國應當取消這種強盜式的賠款；各國政府亦知道要中國支付這種賠款，是過於厚臉皮的事情。於是他們妙想天開，表面聲稱退還賠款，實隔只是把一部分款限定中國用做他們所支配的教育事業上面，以行他們的文化侵畧政策，使中國青年受他們的牢籠迷惑。美國用了一部分賠款，設立清華學校，歡迎留美學生，這已養成了許多親美氣的洋奴，日本亦謀劃出一部分款項，施行他的甚麼對支文化政策，英國法國亦都有這一類的提議。我們應當根本否認這些賠款。倘若我們要拿這些支付賠款的金錢用在教育事業上面，那便我們應當完全自主的拿這些錢來極力擴張中小學教育。我們人口約四萬萬的一個國家，受小學教育的還不到四百萬人，受中學教育的只有十一萬人；我們全國小學教育經費，連地方經費與私人捐款，還不過三千三百餘萬元，全國中等教育經費還不

過八百餘萬元。這使許多正待教育的兒童與青年沒有可進的學校，使一般小學校都只能因陋就簡的給與學生一種不完備的教育，使一般中小學教師生活很爲窘迫窮苦。我們有了錢最要擴張全國的中小學教育，爲甚麼拿這多的錢，在外國把持操縱之下，讓他們辦理那種迷惑同化中國青年的教育呢？

三 外債

我們所負的外債，合計是十八萬萬元，上述兩宗賠款的負擔一併在內。

爲甚麼有這多外債呢？第一、便是由於外人勒索賠款的結果；第二、則是由於外人屢次資助北洋系的軍閥，使他們殺戮中國人民的原故。

我們說的十八萬萬元的外債，內中不但有由甲午賠款而起的俄法，英德，英德續債款三宗，尙欠共約一萬七千萬元，庚子賠款除俄德奧款不計外，尙欠共約三萬五千萬元；並且有民國元二年時，爲了關稅不够償還上述債務而起的克利斯浦洋款，尙欠四千萬元，五國善後借款，尙欠二萬萬元。這數項債務，合計起來，將近八萬萬元，差不多佔竟了外債全額的一半。這中間除了克利斯浦洋款與善後借款，有一部分供袁世凱濫用了以外，餘均只是完全供外國人的剝削，名爲債務，實在中國並不曾爲自己借進來了甚麼款項。

善後借款除去回扣經理匯費，實收不過二千萬磅；然加上四十七年的利息與經理匯費，應歸還共總六千七百餘萬磅，這一出一入之間，中國要損失四五千萬磅，即三四萬萬元。然而袁世凱得了這宗借款，便有力量派兵南下，趕走了革命的各省都督，遍布北洋系的鷹犬爪牙於南方各省。這是中國這十餘年來割據擾亂的總原因。民國七八年間，日本又資助段祺瑞，供給他窮兵黷武的經費，不要抵押品，不定償還期限，使段祺瑞等好飲鴆若狂，拚命借款，以爲屠宰人民的費用。原因借款四項七千萬元，遂成了第一宗大數目的無抵押債務，中國所欠無抵押債務，由日本所借的要佔百分之六十五。這種債務，自吳佩孚打倒了段祺瑞以後，很久都虛懸沒有着落，所以日本於此次拚命的幫助張作霖段祺瑞，驅逐吳佩孚，以把持住北京政權，正是因爲這樣，日本纔可以嗾使段祺瑞，硬派中國人民使承認這種債務的原故。

上述的外債，內有鐵路借款四萬萬餘元；這中間有些只是北京政府借修鐵路爲名，拿來借他們窮兵黷武之用的。所以同成鐵路借款只繳了十分之一（二百萬磅），浦信鐵路借款只繳了十五分之一（二十萬磅），甯湘鐵路借款只繳了十六分之一（五十萬磅），沙興鐵路借款只繳了百分之二（五萬磅）；事既未辦，款亦不曾繳

齊所繳的款，卻不知用到何方去了。然而這一堆糊塗帳，却要作爲我們四萬萬人的牛馬負擔。

民國八年預算，收我們全國的收入，除去內債與銀行借款不計外，總共過四萬一千萬元，和內外債所需的款項，便要二萬一千萬元之數。這還成功一個甚麼事情呢？我們全國教育青年兒童所用的經費不過六百七十萬元；我們全國經營農工實業所用的經費不過三百七十萬元；我們爲了甚麼原故一定要把中國人民的脂膏，不用作人民直接有密切相關的教育實業等事上，却拿出一半以上的數目，去歸還這樣的一些糊塗帳呢？

我們全國有三萬萬以上的沒有受教育機會的人民，連地方設立與私人捐助，我們在四百萬方里的國境中，纔有十萬個小學校，一千七百個中等學校，八十四個大學校。到了學齡的兒童，有所謂模範省的山西境內，一百人中還有六十餘人沒有受完全的小學教育；其餘各省，除直隸奉天以外，連所稱爲教育最進步的江蘇浙江境內，一百人中國都有八九十人以上沒有受小學教育的機會。小學教員的生活是很苦，每年薪俸甚至於不過八九十元，最少至有四五十元的；這使他們不能供給自己以及家庭足够的衣食費用，比較有能力的人都不安心到小學裏做事情；結果，全

國兒童的教育遂都落到窮途末路的一般人們手裏。私立的學校，學費是很重而設備是很苟簡的；國立省立的學校，近來亦想用改行新學制的托辭，無形的把師範學校免費的制度取消，而且把不收費或收費很少的小學教育年齡減少；這樣下去，將來稍爲貧苦的學生都會沒有得着較高教育的希望。高等學校的費最多的，僅僅學費一項收到每年二百一十元（例如上海同濟大學），其餘有許多學校，連學膳費與都市生活各費用每年亦總需三百元上下。這種昂貴的費用，使一般中產人家的父兄苦於沒有力量送子弟進學堂；縱然勉強進了學堂的，又時時不免有輟學之慮。然而，我們雖則沒有錢辦理教育，我們卻能毫不吝惜的每年拿出二萬一千萬元，那便是三四十倍於全國教育經費的款項，去賠還那些不明不白的內外債，這不是很奇怪的事麼？我們倘若否認了這種內外債，把這種款項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撥來作教育的費用，我們要添設多少學校？我們但能這樣，爲甚麼我們不好加增小學教員的薪金？爲甚麼不好減免各種公私學校的學費？這二萬一千萬元是我們人民的脂膏？我們要把他用做教育我們人民的子弟，這是一天公地道」甚麼的人亦不能反對的事情。

換一方面說，中國現在有許多沒有工做，沒有田種的游民土匪，各省農民耕地

不滿十畝的，除蒙藏與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六省未有報告外，已佔農民全數百分之四十二，總共有一千一百萬家；同時公私荒地有八萬四千萬畝，因為水旱風雨病蟲災歉之結果，農民自身既無力救治這些災患，國家亦沒有經費統籌一種救濟的方法。即如淮河在洪澤湖一帶歷年的汎濫，淹沒的田，總在二三萬萬畝以上；黃河在直隸山東一帶歷年的汎濫，亦淹沒一萬萬畝以上的田地。中國倘若把還債的錢拿來修理河道，放出各地被水淹沒的田，何至於會使北方健壯的農民都化成了北洋系的軍隊？何至於會使江北男女老少，都棄鄉離井的到上海來做苦力以尋一口飯吃呢？中國在邊疆地方，可以移植懇荒的還多得很。每方里中，奉天貴州只住了十人，雲南甘肅只住了九人，吉林熱河只住了六人，黑龍江與蒙藏青海甚至於每方里還住不上一個人；然而我們一方每年拿二萬一千萬元去還那些糊塗帳，一方卻因為沒有錢的原故，讓一般人民只顧在這些地狹人稠的範圍中間，爲了生存競爭的原故而互相屠戮，把邊境的地方讓外國人去施行殖民政策（南滿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二〇年間，中國人僅加增百分之三十，日本人却加增了百分之六十八），不肯拿國家的款項給我們窮無所歸的人民一點鼓勵幫助，讓他們到邊疆方面去發展，這成爲一個甚麼道理呢？便就現有的農業說罷！因為河道不加修治，河身高而容水

少，稍久晴則乾涸而無可資灌溉之用，稍久雨則汎濫而損壞了一切禾稼農產；加以連年災歉，與一切物價繼續增漲的原故，農民貧苦，無財力以充分的從事耕耘，以致每年收穫減少。就每畝收穫量說，民國三年產米三石六斗，七年却減至一石六斗。民國三年產麥九斗，七年却減至六斗。倘若我們能將這二萬一千萬元支付債務的錢，取一部分來補助窮苦的農民，使他們有足够的錢購買一切農具肥料，亦何至於使收穫量如此的逐年遞減，愈加增他們的窮困呢？英國國家對於人民，每年給與老年補助金貧民補助金各二千餘萬磅，美國亦給補助金二萬五千萬元的美金；至於中國，我們却每年甘心將二萬一千萬元貢獻給勒索訛詐我們的中外財主，下曾肯在老年與貧民身上做一點切實救濟的事情。我們的人民已經是太苦了。我們要有一個翻身的日子纔好。

我們爲了要按年賠還二萬餘萬元的債務，使們我鹽稅厘金等負擔，一天天更重了。全國鹽稅九千萬元，累着食鹽繼續漲價，一般貧苦的人民甚至連食鹽都買不起。厘金貨物捐更累着百物都昂貴起來。此外牲畜有稅，屠宰有稅，房舖有捐，車船有捐，還有許多層出不窮的附加稅款，千方百計的盤剝人民。這樣的捐稅，國家不過每種可以收得幾十萬至多一二百萬元而已，然而人民因此不能不過很高

的生活，以致每月收入數元十數元的工人，商夥，下級員司，小學教員，都是很深刻的感受經濟的壓迫；一般中等人家都衰敗了下來，還岌岌然不能自保他們現有的地位。要怎樣救我們自己呢？只有下一個決心，否認這些糊塗帳的債務，至少我們亦要嚴格的將所有的債務加一番審查；能够這樣，我們可以少支付出去一二萬萬元，我們便把那些苛暴的稅捐一筆勾消了，亦並不是甚麼難事。

滿清是我們推倒了的，滿清的債務，我們當然不能代為担負。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參議院的職權，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担之契約，國會成立，其職權由國會行之。既然如此，那便沒有經過國會批准的善後借款。與此後在國會被解散期間段祺瑞徐世昌等所借的私債，當然應由他們私人去清理，我們國民無承認的理由。蘇俄革命以後，否認了俄皇時代三百萬萬盧布的外債，到現在英國法國亦斷是只有咬着牙齒承認他；那便像我們這還不上二十萬萬元的外債，縱然給他一筆抹煞了，亦不算了一回麼事情。

四 關稅主權

關稅是說在出入海關境界的各種貨物商船上而所抽的稅。因為此等海關常設於一國的邊境，所以他的課稅，常與外國貿易有密切的關係。一個國家在外國貿

易發達的時候，固然可以從海關方面得着大宗的稅收，然而比這種稅收更重要的，他可以利用海關的稅則調節出入口商品，例如對於奢侈品與可以妨害本國貨物銷起的商品，加重稅以遏制其入口；對於一切生活必需品及工廠需要的原料，免稅以吸引其入口；對於本國需要留供自用的出品原料，加重稅以防止其出口，這樣，便可以使本國產業興盛，人民生計不至於受外貨的壓迫。所以關稅對於一國的產業生計有很重大的關係。

然而中國呢？中國的關稅主權完全被外國人掌握住了。外國人從兩方面掌握中國的關稅主權：一面把持稅務行政，一面干涉海關的稅則，使中國不能自由的利用稅則以調節出入口商品。

外國人怎樣能把持中國稅務行政的呢？從太平天國的時候，中國稅關官吏因為避難離了職守，英美法領事便利用機會出來派員代為徵稅，事後遂輕輕的騙得了代辦稅關之權。咸豐的時候，定約要邀請英人幫辦稅務；光緒甲午以後，英國更強迫中國承認總稅務司繼續聘用英人。義和團之後，外國人勒索了大宗的賠款，那時關稅全數還不敷按年賠款之用，於是外人更攬各處離海關五十里內之常關，一併歸各海關稅務司兼辦。革命以後，各關洋員趁我國之無暇照管，竟直接將各關

稅款存入匯豐銀行，由總稅務司支配用途。後來雖有稅款歸中國銀行之說，然亦不過是由中國銀行轉一道手，結果仍要由外國銀行保管，受總稅務司外國人的全權支配。

這發生甚麼結果呢？全國北部中部南部邊境的四十六個海關，十九個常關，在一百幾十個洋員的手中把持着。海關的重要職務，盡爲洋員所佔據；各關稅務司英國人便佔去了三分之一。總稅務司英國人安格職掌着佔全國稅收六七分之一的關稅，每年總共將近一萬萬元現款：他一面借口爲債主國保證外債的安全，一面把支付外債餘剩的款子留在手中自由支配，遂使中國那些認賊作父的政府與商人敬畏他像神明一般。這樣的辦法，不僅把我們每年將近一萬萬元的稅款受製於外人，而且還使他們有機會利用收稅的權力，限制使用中國的貨幣，以擾亂破壞中國財政經濟的現狀。民國十年，他們限制稅關收受中交鈔票，惹到各地中交兩行發生兌換的事情，幾乎鬧到中交兩行維持不住他們的信用。民國十三年秋節的時候，他們在漢口忽規定關稅要收現狀，他們把現洋統統存入匯豐銀行，故意不肯拿出來在市面流通，於是他們把漢口全埠鬧到銀根異常吃緊，倒閉商店多家。匯豐銀行一直到現在亦不過只一千五百萬元的資本，此中國銀行已繳的資本還少三百餘萬元

，然而他一年間的放款可以達一萬四千萬，幾乎十倍於他所有的資本。他從甚麼地方有這多的錢拿出來作爲放款呢？自然他因爲有了領事裁判權的保障，膽敢爲中國的無惡不作的重關官僚存儲他們的贓款，然而他最大的存款，還是依靠每年各海關交來的稅收款項。近年來上海方面海關每年收入在二千萬兩以上，天津漢口方面海關收入，每年亦過五百萬兩。外人將此等大宗款項盡把持着存入外國銀行，於是外國銀行用以爲大宗活資操縱市面。這是可以讓他這樣下去的嗎？中國的大學專開畢業生以及歐美留學回國的人們，正苦於找不着相當的職業，他們因爲生活逼迫，墮落到轉入官僚政客之途的不知道有多少。然而我們眼看見全國一兩百個海關稅務司，幫辦等職務，都被外國人把持住了，眼看見他們利用這種職位與權力，作種種戕害中國的事情，卻認爲這是當然的外國人應當有支配全權的，這豈不是很奇怪的事麼？海關報告，素來稱爲詳備可供參考，有許多人因此還讚嘆外國人的辦事細密而有精神；但是我們只須一看他們報告的表冊，沒有一種不是用外國文作主體，甚至於有許多還是完全不附中文的，我們便可以知道這些表冊本不是爲中國人的利益而編印的東西。外國資本家爲他們自己的便利，常常要曉得中國各口岸的市場銷售狀況與原料生產情形，於是遍布於中國各海關的他們的走狗，

便每年用中國的稅款，爲他們派許多人專門做這些調查統計的事情，而且每年爲他們印刷各種各色的報告。我們在全國養了一兩百個外國資本家的偵探，每年看見他們用我們的稅款印出許多偵查的報告，卻心悅誠服的欽佩他們的會辦事情，甚至於還有些人因此以爲中國海關非永遠讓外人霸佔不可；真是洋奴的腦筋鳴嗎？天下真有這樣一百二十分荒唐的見解！

再說到他們干涉海關的稅則，更是一件痛心的事情。中國的手工業，自然抵不過外國機器工業的出品迅速，成本低廉，品質精美；在這種情形之下，要防着中國工人農民的生計盡被外國人壓倒，我們必須發達中國的機器工業；在中國的機器工業還敵不過外國的時候，我們必須利用海關稅則酌量限制外國貨的入口，以保護中國的工業農業。利用關稅保護本國的工業農業，這是各國常有的事情。美國人要保護本國髮網花邊的市場，便對於這些貨品，重課以值百抽七十五的入口稅；英國人要保護印度茶業在英國的銷路，便特別對於華茶入口加以重稅。然而他們怎樣待遇中國呢？他們鴉片戰爭以後，便劫制中國死板板的規定了一個值百抽五的稅率，無論出口品、入口品，奢侈品、必需品，都一律是每一百元抽稅五元。其實所謂每一百元抽稅五元，還是說得好聽的；實在的情形，因爲有許多商品是就

他們的輕重、大小、多少，而估計其價格，照這種價格的比例完稅的。這種估計的價格每比實價差得很遠；所以照實價說，每每一百元還抽不上五元。以民國二年爲例，棉紗實價每擔二十九兩，海關冊載爲二十五兩；銅實價每擔三十三兩，海關冊載爲三十兩。像這樣以多報少的估價，便已經瞞去了許多關稅。再則這種估計的價格是須經過幾年纔修改一次的。咸豐八年所定的稅則經過四十四年纔加修改；義和團以後所定的稅則又經過十六年纔加修改；修改的時候，他們還不肯照當時的物價來估計，而要依前幾年關冊所載的歷年物價來估計，這便修改稅則實施之時，已僅抵值百抽四左右，物價每年增長，而稅率經久不改，有時實際平均計算還不到值百抽三，有些商品甚至於不到值百抽一。這一方便中國關稅收入方面受很大的損失，（民國六年因此少收四千萬元）一方使外國貨物如潮水一般擁進來，奪了我們原來的本國貨物的銷路。

就這幾年海關的報告說，洋紗洋布的入口，每年總值二三萬萬元；米穀的入口，每年總值一萬萬元。中國穿衣吃飯的人不比以前多，有了這多洋紗洋布米穀從外國販運進來，自然便有這多本國的紗布米穀失了他原來的路，自然便有產生這多本國紗布米穀的農民工人失了他們的生活。洋貨入口的總數，比之中國貨出口的

總數，民國十一年超過將五萬萬元，民國十二年亦超過將三萬萬元；這便是說，中國已經有五萬萬元或三萬萬元的農工產品被洋貨奪去了銷路，中國已經有生產五萬萬元或三萬萬元的農工產品的農民工人失了他們的生活。這是一個如何可以駭人的數目呢？

我們怪中國有一百六十萬當兵的人，還有許多下二三等的流氓，還有許多盜賊土匪，我們怪中國有這多的戰亂。然而，這有甚麼可怪呢？產生五萬萬元或而三萬萬元農工產品的農民工人，因外貨輸入而致於失業的，至少亦是幾百萬的數目。他們既沒有農工事業可做，總不能束手待斃，他們自然會羣趨於兵匪流氓之途。我們若使稅則永遠這樣受外人的束縛，不能自由加稅以酌量遏制外貨的輸入，將來外貨還要奪去更多的本國農工產品的銷路，將來還要有數倍於今日之一日。我們在這樣的地位，還是聯合起來，爲爭回關稅主權而與外人拚死的決戰呢？還是咬着牙齒忍受將來更大更悲慘的運命？

有人談甚麼實業救國，然而在這種關稅束縛之下，想希望中國能怎樣將自己的實業發達起來，這明明白白的是一個空想。我們沒有外國人那樣雄厚的資本，沒有他們那樣深厚的根基，沒有他們那樣豐富的經驗。倘若我們能够自由加增關稅

，酌量遏制外貨的輸入，亦未嘗不可以保護本國實業嫩弱的萌芽，使他可以逐漸長大；但若不能自由加增關稅，讓外國工業與我們幼稚的工業自由競爭，這真是只當鷄蛋遇着石頭，沒有不歸於失敗的。在歐戰期間，因戰爭影響，歐洲諸國工業頗受妨害，他們沒有精神力量來經營中國的市場；那時候中國亦有一般人利用機會，創辦了許多紗麵粉廠，很有因此而獲利的。但自歐戰休息以來，外國的工業逐漸恢復常度，他們又來中國爭競貨物的銷路，中國工廠馬上便碰着厄運了。現在中國人自辦的紗廠，完全在英日紗廠壓迫之下，每因日本資本家操縱棉紗市場，使中國紗廠因棉貴紗賤，不能不減工停工，甚至於將工廠出頂拍買於外人；在這種期間，無故累得中國工人沒有工做，使他們都要過很苦的生活。所以要實業救國，還是大家應當聯合起來以力爭關稅主權，使我們可以抵禦外資的壓迫，而保護本國幼稚的工業；不然，便只是一句廢話而已。

我們再從中國的財政方面說，亦要感覺這種受稅則束縛的痛苦。英國對於中國的茶葉抽稅百分之二十五，美國對於中國的髮網花邊抽稅百分之七十五，日本對於中國的夏布綢緞抽稅百分之百；但他們的貨到中國來，不許中國比值百抽五多收一個錢，而且實際值百不過只抽到三四而已。我們現在用值百抽三四的稅率，每

年稅收一萬萬元左右，倘若我們可以自由規定稅則，對於各種入口洋貨可以酌量值百抽二十，三十，乃至一百，二百不等，每年即刻便可以加收幾萬萬元；道樣，一而可以減少洋貨的入口，一而可以多收稅款以供教育家業等費用，我們試看中國所受這種稅則束縛的損失是如何的大呢？外國對於關稅，在對外貿易不受妨害的範圍以內，每因國用之需要，臨時伸縮其稅率；英國從前為籌南非戰爭之費，恢復已廢之穀稅，美國因籌南北戰爭之費，貨物加稅的一千五百種。然而中國呢？中國若是一天不能收回海關主權，一天不能廢除一切有關的條約，無論到甚麼時候，總不能有這種自由加稅的權利。

五 租借地，租界，領事裁判權，會審權

一個獨立的國家，對於在領土以內的人民，應當有完全的統治權；便是外國人領土以內，除了外國元首或其代理人（公使或特使）以外，亦是一樣應當服從他的統治。然而中國因為不平等條約的關係，卻有許多特別奇異的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不但有許多外國人在中國境內不受中國的統治，而且有許多中國人在本國境內反轉要受外國的統治。這種奇異制度，便是租借地，租界，領事裁判權，會審權。

租借地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無期限的，例如香港給予英國常遠治理，澳門給予葡萄牙永居管理；一種是有期限的，例如旅順，大連，威海衛原定租借二十五年，九龍，膠澳，廣州灣原定租借九十九年。無期限的租借，簡值等於割讓，不待說了；便是有期限的租借，所定期限亦不過只是一句騙人的話，帝國主義者憑其威力，隨時可將期限延長，過期亦可拖延亦不交還；現在租借地除膠澳在德國戰敗之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始得由日本索還以外；旅順大連由日本強迫定約延長租借期限爲九十九年，威海衛過期亦不交還，其餘各租借地更無歸還希望。租借地名爲仍屬中國主權，然而在租借地內，無論中外人民，均須受租借國法律管轄，中國有犯人逃入租借地，只能行文要求租借國引渡，不能越界捕人，中國亦不能在租借地徵收本國人民各項租借：對於租借國之軍事計畫，中國亦不容有干涉之權。租借地多係中國良好軍港，經租借國一番經營之後，又每成爲中國一部分大陸的經濟中心，例如大連每年貿易額，僅亞於上海天津漢口三處，他現在已成爲日本對於南滿施行經濟侵畧的大本營；香港更佔中國全國對外貿易之第一位，由香港進口與往香港出口各貨常佔全出入口國貨總數四分之一左右，香港的經濟財政勢力更足以制廣州一帶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死命。此外租借地尙有一大弊害，便是他們包容盜匪

或私運軍械毒品的人，德國初佔膠澳時與山東土匪狼狽爲奸，激成義和團風潮，是其一例；而日本在大連庇護運售鴉片販賣人口的人，到現在大連是惟一無二的鴉片公然輸入的口岸，同時日本由大連青島台灣三處每年輸入嗎啡紅丸等毒品總以八九千萬元計算。我們試想此等租借地留在中國，其爲害是如何的大呢？

租界原來是在通商口岸劃與外人居住通商的地方，租界內的管理權並不會給與外人？外人雖想攫取租界的管理權，然自鴉片戰爭至太平天國之役，中國始終堅持不肯應允。到了太平天國時，中國忙於內戰，於是外人得着機會了，他們擅自宣布租界中立，藉口許多華人到租界避難，不可不有維持治安的權力，因設立工部局及巡捕房，儼然認租界爲外人行政區域。因爲這種擴張權力，顯然是非法的，所以那時中外官吏都承認中國對於租界中本國人民仍有完全的統治權，中國可以向他們收稅，中國官吏可以在租界中自由逮捕罪犯。後來外人更進一步了，上海曾審公堂華官捕人須與捕房協同辦理，並且須經過領事簽字始能執行，上海法租界索性公然用殖民地制度治理，否認華官在界內有任何主權。現在，除由中國自開各口岸，凡由條約強迫所開口岸，有租界的地方，都是超然立於中國統治權之外，中國遂成了國內還包含許多獨立小國的怪現象。南滿鐵路附屬地亦是一種形式的租界

，北戴河，牯嶺，鷄公山，莫干山等外人擅自開闢的暑期居留地，雖不完全像租界一樣，然而中國亦無治理之權；不但無治理之權，反要擔負小心謹慎伺候保護洋大人的責任。

租界之中每每以少數統治中國多數人民，如上海公共租界外人二萬統治中國人七十六萬，法租界法人五百統治中國一萬五千；此超過統治階級外人二十四倍之中國人，在界租中與在租借地中一樣，須完納捐稅，服從警章，然完全無公民權利可言。上海公共租界年稅收超過七百萬兩，比任何省地丁錢糧租課三項一總數過之；此項大宗稅收，多敲剝盤削於窮苦之房客車夫小販，而其支用則多爲修治道路以便於中外富豪汽車之飛駛，粉飾清潔以便於眩耀無識者之耳目，至租界弄堂內之齷齪，貧民之露宿無住居處，白晝通衢之劫盜，均完全不聞有人加以注意。外人更藉租界包容軍閥，庇護罪犯，維容外國流氓，販運軍火鴉片，私造鈔票舖幣，以擾亂中國經融，而造成中國永久不能甯息之戰亂。上海犯罪數目之多，甲於全國，殺人越貨之事，報不絕書，而私運私造各種犯禁之案，每年破獲必有數起，破獲之案既多因領事袒護含糊了結，其他因賄賂之力而不曾破獲者還不知有幾。此外爲廣辟陰謀或爲其他私人爭鬥，不惜殘民以呈之元凶巨慝，事敗則遁入租界，一般爲私

人權利作軍隊土匪運動的假革命黨，亦勾結外人，托庇於租界保護之下，此正如日人使南滿鐵路附屬地爲鬻匪巢穴一權，外人不過利用中國之擾亂，以操縱漁利於其間而已。愚昧者不知租借地租界正係中國禍亂之淵源，徒爲苟且心理，意欲托足帝國主義之宇下先謀打倒軍閥，而不知像這樣下去，正中了帝國主義者的奸計！

領事裁判權是已經不適用於現在的一種制度；在古代英國意大利等曾經採用此種制度，即英國允許旅英意僑由意國駐英官吏專司裁判，瑞典荷蘭亦許在其國內的英僑由英國派駐官吏專司裁判之類。但這幫是過去的事了！現在，各國除元首及其代理人以外，旅居外國，皆須受當地法權支配；各國派領事官駐在外國經理事務，領事亦無不受照地主權支配之權。中國人在外國沒有能够避免此種制裁的，日本常因中國留學生紀念五九國恥，加以擾亂治安之罪名而投之獄中，法國亦屢有驅逐華僑出境之事，南洋美洲的華僑更競競業業於當地的法律，而時時仍不能免於受他們的摧殘；荷蘭與中國締定在荷屬殖民地的領事條約，更明說領事毫無外交上之性質，除條約指定之特例外，凡領地殖民地之民事刑事法律皆應遵守。然而外人在中國便不同了！不但他們的領事完全不須遵守中國法律，即一般僑民亦不受中國法律的干涉，有罪反要歸各國領事裁判。中國在鴉片爭戰以前，除對俄另有

條約外，對於各國是不承認此種制度的；鴉片戰爭以後，始有華洋訴訟可以先由外國領事勸解，勸解無效則移同華官查明定斷，犯罪各按本國法律懲辦之條文；天津條約更規定外人在中國自相涉訟，或與別國人爭論，中國不得過問；外人與中國人相爭，由兩國官員查明公議；外人在內地犯罪，須就近送領事官懲辦，沿途只可拘禁，不可凌虐。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中英煙台條約，更規定視被告爲何國人，即赴何國官員控告，原告爲何國人，其本國官員可赴承審官處觀審；又說明內地各省地方有關外人命盜案件，亦須由外員前往觀察。因這些條約，中國完全無權干涉外人間之訴訟，外人亦決不服從中國的法律，對於中國人與外人間之訴訟，外人控告中國人則審訊時須受外官觀審之掣肘，中國人控告外人則中國官僅能有觀審之權；此等辦法初僅施于通商口岸的，後且援用于在中國全境一切旅行通商傳教的外人，中國的法權統一大受其破壞。抑外人破壞中國的法權尙不止此。外人更藉會審制度逐漸干涉到無條約國人民乃至中國間所起的訴訟，且取消中國官在外人爲被告的案件中的會審權。自從太平天國之役以後，上海設立會審公堂，外國領事由純粹之「觀審」進於與中國法官有同等之裁判權的地位，並規定凡爲外人僱用之中國人被控，須案情不牽涉外人，領事無干涉之權的，領事亦有派員聽訟之權；無約

國人民之案件，中國官須與一有約國領事共同審斷；純粹中國人的刑事案件，領事亦藉口于有關租界之治安，而擅自派員會審。上海此種制度，漸推行于南方各有租界地方，清末之時又謀推行于天津，爲中國官所拒絕。辛亥革命之時，外人對于上海會審公堂，索性利用中國官棄職逃走之機會，進而攫爲己有；他們擴大會審公堂的權力，至可以判長至二十年之徒刑，且可以傳訊租界外的被告中國人，正副會審官由領事團推舉，不能過問內部用人行政各事，純粹中國人案件無論民事刑事，均須由外官陪審，一切訊問堂諭判詞在在須牽就他們的意見，于是會審公堂遂夷爲國際共管的司法機關，中國會審官並非保護中國人民的代表人，不過只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奴隸而已。

領事裁判權與會審制度，使中外訴訟每不能得着公平的解決。領事原只是一種商務官，本不熟悉司法事件，加以語言之不通，習慣之殊異；以及袒護本國僑民的心理，一切罪案總是易于從輕發落，甚或不加處分，例如一九〇九年美人殺雲南喇嘛，一九二三年日本鳥羽在漢古殺賈邦敏等案，均被宣告無罪，此外商事上中國商人所受外商之凌辱，不能起訴或起訴不得合當解決的，不知多少。上海十餘年前有俗話說。「協盛興之甯入饅頭不入氣，不如時和之好漢不吃眼前虧，」即指協

興盛爲麪粉事與外人構訟四年餘，仍須認一半之損失，不如時和爲洋行盜用商標，隱忍而不與較之爲智；可憐十餘年來，不知如時和之好漢又多少了，法律居然不能保護本國人民之生命財產，這還可以無愧爲獨立國家嗎？

因爲領事裁判權與會審制度的保障，外人在中國肆無忌憚，每魚肉中國人民，以自取利益。外人壓制虐待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只有到領事館控告，領事館審判既無中國官參預主持，中國人民每不能得直，徒結怨于外人以貽後患；若外人有控告中國人的事，中國官既惟恐惹成國際交涉，外國領事又挾其威權以左右定讞，甚至所求不得，則以砲轟開戰爲威嚇，中國人民在此等劫制之下，終只有忍氣吞聲，屈服于暗無天理之判斷而已。外國人在內地犯罪，須解到就近領事處審問，既離開犯罪地點，自不能勘明各種犯罪證據，于是領事更易于藉此敷衍了事。其有決不能敷衍了事之重大案件，領事又可藉辭無審斷此種案件之權力，而移交于在中國境外的他們的高等法庭，例如法國的高等法庭在安南桑貢，德國的高等法庭在柏林，經此番周折，於該案有關係之華人，遂絕難聞此案進行判決的消息，外人亦儘可自由寬縱此等罪犯。此種不平等制度，應當不能一日容於公道之時代，而帝國主義覲然以之加于中國，且歸咎于中國司法制度之未改良，以爲此等制度所以能存在

之理由。中國司法制度之尙待改良，誠然是不錯的；然而領事裁判之下對於外人之寬縱，會審制度之下加於中國人的屈辱，「文明國」破壞中國法權的種種成績，亦够我們領教了。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一切到中國來的外國人不能不受中國的統治，在本國境內的中國人，斷沒有反轉受外國人統治的道理！

六 通商，航行，製造，築路，開礦，經營農業等權利。

一國之內，有外國人通商，製造，修路，開礦，經營農業，在現在國際關係密切的時代，本來是不足奇異的。但是在獨立的國家，外人到國內經營各種事業，至多只能享受與本國人民所經營事業同時的待遇；而外人經營事業一旦有危害於本國的社會經濟，便應當受嚴格的限制與干涉。華僑在各國殖民地中，依當地法律是有營業之自由的。但華僑決不能希望在當地得着甚麼保障利益的特權，而且常常因為當地政府的利害，要忍受許多無謂的束縛與蹂躪。外國人到中國則不然，他們藉着不平等條約的各項規定，凡經營各項事業，中國政府須特意加以保護，他們可以比中國企業家有種種特殊利益。外國資本家到中國來，因為他們資力民雄厚，經驗的豐富，中國人本來便抵不過他們；再加以帝國主義的國際勢力，在他們

的背後壯聲勢，自然更助長他們的威風，全中國經濟界的大權遂都旁落於外人之手了。

在鴉片戰爭以前，外人在中國已有通商之事，彼時通商地點，只限於海岸少數地方，中國取締甚嚴，時因細故而有中國下令停止通商，驅逐外人出境之事。鴉片戰爭以後，纔由城下之盟逼得中國開沿海五口通商，這時通商之地還只限於南海岸；英法聯軍以後，更逼中國於北方開天津等口岸，於長江開漢口等口岸；由此以後，繼續與外人訂約所開口岸全國數達七十，此外尚有中國爲情勢所逼自動開放之口岸將三十處，並定約許外人可到內地通商或購買土貨出口，可在內地暫租棧房、薑堆出口貨物，并可雇用華人在內地開設洋行支店（惟以中國商店看待）。通商之地點既日多，加以不平等之海關稅則助長外人商業上之勢力，於是國際貿易之出口貨價，逐年增加。一八六四年（同治二年），出入口總價額約一萬萬兩；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則進爲約一萬五千萬兩；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則進爲約二萬九千萬兩；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則進爲約五萬八千萬兩；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則進爲約九萬二千萬兩；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則進爲約十七萬九千萬兩。此等出入口貿易之逐年激增，果中外交有利益之事麼？決不是的。

我們試就出入口貨價比較言之，一八六四年，輸出尙能超過輸入將三百萬兩；一八八四年，則輸入反超過輸出五百餘萬兩了；一八九四年，輸入超過至三千餘萬兩；一九〇四年，輸入超過至一萬萬餘兩；一九一四年，輸入超過至二萬一千餘萬兩；一九二四年，輸入超過至二萬四千餘萬兩。此等隨出入口貿易總額之增加而增加的輸入超過輸出之數，不但表明中外通商關係愈發達，則中國每年之漏卮愈大；而且這種輸入超過輸出之數，亦表明係中國購入外貨甚多，中國人捨棄土貨而改用舶來貨品者甚多，而土貨之被外人收買的甚少，現在土貨之銷路較以前少去二萬萬兩以上，生產此二萬萬兩以上價值土貨之農民工人，生業無以爲生的至少數百萬人。

我們試就出入口貨品種類比較言之，以一九二一年爲例，則飲食物及煙草輸入超過輸出三千餘萬兩，原料及半製品輸出超過輸入五千餘萬兩，製造品輸入超過輸出三萬七千餘萬兩，由此可知中國只原料出口較多，飲食物已經入口超過了出口，製造品入口之超過出口其數目實駭人聽聞。再就一九二四年出入口貨品價額比較懸殊者觀之，入口棉貨類一萬八千餘萬兩（出口二千餘萬兩）；鐵及鐵製品三千餘萬兩（出口十餘萬兩），煤油五千餘萬兩（出口無），米六千餘萬兩（出口二十餘萬兩），麥及麵粉四千餘萬兩（出口一百餘萬兩），糖七千餘萬兩（出口一百餘萬兩），我們素

以地大物博自矜之中國人，現以八十年通商之結果，一切棉鐵米麵之類日用必須品，仰賴於外人者如此之多，我們出口的大宗貨物，則惟豆與豆餅一萬二千餘萬兩，植物油四千萬餘兩，生絲一萬四千餘萬兩（入口亦三百餘萬兩），茶一千餘萬兩（入口亦七十餘萬兩），此外生皮，植物仁，駱駝毛羊毛，各一千餘萬兩，大抵皆原料及奢侈品之類，遠不如入口各貨性質之重要。我們狠可以看出全中國的經濟生活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國在經濟上已經失了獨立自給的地位，而成爲從屬於國際帝國主義之下的情形；外國的棉貨壓倒了中國許多紡織工業，外國的米麥麵粉，日奪了許多農民米糧的銷路，於是中國人民只有改營可以爲外人供給原料及奢侈品之工業農業，否則只有荒棄田地，到城市作賣勞力的若工或黃包車夫，甚或流入兵匪流氓之途。中國對外貿易若長此下去，尙不知中國人民將來生計之窮促將若干倍于今日。應當怎樣救濟呢。無疑的，我們應當立刻收回關稅主權，並且由國家管理節制對外貿易，使我們可以酌量保護中國固有的工業農業而促其改良發展；我們決不可以便這樣讓外國資本主義的勢力，無忌憚的蹂躪中國農民生計。

在沿海各口岸間及內河航行載運貨物，這在各國都是本國人民的特殊權利，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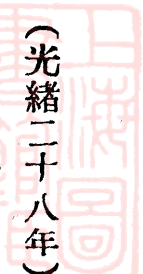
不許外人享用此權。中國則于五口通商之時，對於外輪來往五口，即放任聽其自由，及長江開闢口岸，外人要求外輪在長江各口通航，並且要求可派兵船在各口停泊，彈壓商民水手；於是沿海與長江航行之權利，完全成爲國際共同享有的了。

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外人更迫令中國許外輪入川江到重慶通商，并于各口岸間指定相當地方聽外人起卸貨物；甲午以後，日本要求開蘇州杭州爲商埠，因援例使外輪駛入長江以外之河流；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索性規定通商省分凡華輪可到之地，外輪亦便有航行權，外輪經此等條件的保障，遂可以自由航行全國許多內河，將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運送到竊鄉僻壤，以助成中國社會的大破壞。我們試看輪船帆船在航業方面勢力之消長，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出入各口岸帆船十三萬餘隻，載貨六百餘萬噸；輪船八萬餘隻，載貨六千餘萬噸；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出入各口岸帆船降至五萬餘隻，載貨四百餘萬噸；輪船加至十三萬餘隻，載貨一萬三千餘萬噸。二十年間商務之進步，其利益均輪船所獨享，則○船反日趨于衰敗之途；加以今日匪患之熾，與貨物運送之艱，更驅使一切以前由○船運輸的商貨改爲輪船運輸，川江○船水手每年常與輪船有運貨之爭，前數年爲輪船運鹽凶毆領江，被當道強力壓迫，一九二四年更因輪船桐油出口發生爭鬥，致有外人

落水溺死，英艦聲言將礮轟萬縣之事，凡此皆表明帆船水手方掙托於垂罄之苦境中，終不能自己拔救出來。我們承認輪船代替帆船之趨勢，是中國航業方面的進步，但帆船水手以及一切靠造帆船及其附屬品爲生之人，因此失其生路，卻不可不加以嚴重的注意。何況輪船之增加，並不完全是中國人自己航運營業的發達呢？

中國自己完全無海航之船隻，長江航行又以英商（太古洋行與怡和洋行）之勢力範圍爲最巨。就歷年出入口各國船隻噸數考之，一八七六九（光緒二年）至一九二四年，英船由八千餘隻增至四萬八千餘隻，載貨由五百餘萬噸增至五千五百餘萬噸；日船一百餘隻增至二萬六千餘隻，載貨由十一萬餘噸增至三千四百餘萬噸；中國船由三千餘隻增至九萬三千餘隻，載貨一百餘萬噸增至三千三百餘萬噸；右述中國船乃合輪船帆船計算，若僅就輪船言之，則一九二四年實不過四萬四千餘隻，載貨二千九百餘萬噸而已。由上可知此四十八年之間，英國在中國之航業常遠駕於中國之上，握中國航業之霸權；日本在中國航業猛進二三百倍，中國航業進步不過三十左右。中國在自已國內，船隻較少於英，所載貨物較少於英日，若合各國所有出入口輪船計之，船隻各輪船帆船計，中國僅佔全數之半，所載貨物尙不及全數四分之一。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與其說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無寧說是英國日本

人的中國，或者說是國際共管的中國爲妥洽；請問我們全中國人，能够含羞忍讓使中國永遠這樣受人家蹂躪麼？

外人在中國辦理工廠，自甲午戰後馬關條約起；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又許外人可以購買中國公司股票，於是外人得着投資利用廉價勞力以榨受大利之機會。現在全國外人所經營的電氣，自來水，玻璃，水泥，化學染料，煙草，麵粉等工廠，遍於中國各通商口岸；尤可注意的，紡織業外人工廠的勢力遠過於中國自己的工廠，英國日本有機錠九十餘萬，中國自己所有不足七十萬錠。近年棉貨入口比以前稍少，日畧有棉貨出口，但這決不是中國自己紗業進步的表現；中國紗業惴惴然居英日同業壓迫之下，有不能自保之勢；這幾年不過因爲國內外國資本家的勢力發展，遂排斥了一部分國內外外國資本家的勢力而已。這種國內外外國資本家動輒役使數千數萬中國勞工，利用中國經濟落後與保護勞工法律之缺乏，自由蹂躪剝削以饜其貪吻；勞工稍有反抗，則藉外交勢力與駐華海軍以鎮壓之，有時甚至勾通中國軍閥，假其手以行屠戮，最近上海青島天津南京等慘變，都可以令我們想見外國資本家殘暴肆無忌憚的狀態了。

外人在中國攫取各種鐵路建築權，一方藉以爲自己創造利益範圍，囊括沿鐵路

附近礦山，壟斷沿鐵路附近市場；一方亦利用交通運輸之便利，使貨物運費減低，銷場擴大。他們或強迫中國訂約，承認由彼自行修築，或藉借款之名，獲得承修且即以該路爲借款擔保之權利。現在全國國有省有鐵路已通車的約五千英里，幾於無一不有外資之關係；此外在外國管理之下的鐵路已通車尙有二千三百餘萬英里。中國自有之鐵路，外人則限定火車運費，不許在中國對於國貨運輸有特別優待之辦法，又每因借款關係，干涉鐵路行政，甚且時時有鐵路共管之野心。外國管理之下的鐵路，他們則藉以發展自己的經濟勢力，如南滿因此完全在日人掌握之中，雲南亦因此陷於經濟上附屬於法國的地位。鐵路是要逐年增修的，倘若像今天這樣，修築一條鐵路，便爲國際帝國主義加增一層對於中國經濟上的壓迫，將來我們真要死無葬身之地呢！我們亦並不是不可以借外資修路，但我們第一不能讓國內有外資管理的鐵路，第二不能因外人有借資關係遂允其有干涉鐵路一切行政之權；我們須確立我們的主權，讓外人無從施逞其經濟侵畧手段。

外人在中國開挖鑛山之事，或係強迫中國取得鐵路附近之礦權，或係直接要挾中國索取某省全部或一部之鑛山，或係指定鑛山強迫中國許其開採，或係私人訂立合同以後由政府不得已而給予追認。外國開採之礦只納值百抽五之稅，礦商不受

條約限制，得在內地不須護照自由旅行，或取得土地建築房棧，但犯罪仍由領事裁判。民國三年更允許外資不過半數可以與中國商民合資採鑛，於是中外合資開鑛的很多。現在有外資關係之鑛，最大的有山西河南福公司之煤鐵鑛（英資），直隸開灤煤鑛，（英資）南滿撫順煤鑛（日資）本溪湖鐵鑛（日資）。全中國煤產額，由新法探鑛所產僅佔百分之六十六，而由外資與中外合資之鑛所產即佔百分之四十六，超過中國自己用新法所採二倍以上。其他銅鑛、石油鑛等，亦每有外資在內。

○ 中國地下所蘊藏的富源，又已與國際帝國主義共享之了。

外人在中國境內經營農業，以前只有韓人在間島（延吉廳），墾殖之事，清末與日本約定許其有此權利，但須服從中國審判且繳納租稅，審判時日人可派員聽審。

○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日本又強迫中國允其人民在南滿雜店，自由經營農工商業，中日人民並得在東部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此種日本人民雖服從中國警察法令及課稅，但除關於土地的民事訴訟，按中國法律中日會審外，餘均依領事裁判的普通制度辦理。日人既得着此等權利以後，次年因鄭家屯中日軍隊衝突之事，又提出日人來往居住東蒙南滿者增多，須由日本設警察官派駐所所資保護，後經中國嚴辦拒絕，未能達到目的；然而日人在南滿一帶自定約以來，每年移民入口

超過出口總在二萬以上，一九二二年南滿日人僅四萬餘人，一九二〇年加至七萬餘人，一九二二年加至十九萬人，海陸軍士尙不在內。照此趨勢下去，南滿將完全成爲日本殖民地，十年二十後恐怕將沒有中國人的立足之所呢！

此外漁業則日本在旅順大連等處積極經營；且強指渤海灣內離岸三海里之地爲公海，與中國漁戶爭利；又在鴨綠江壟斷漁業；即黃海以至瓊崖等濱海之處，亦時有日人驅逐中國漁船之事，漁戶失業的數百萬人。

凡以上種種，皆足以証明外國資本事業在中國境內勢力之大，及此等事業在中國社會經濟上的重大影響。中國名爲獨立國，亦但政權法權無在不爲外人所限制破壞，即一切生產事業在外人手中的，亦足以制中國的死命而有餘。試觀通商則入口超過出口二萬餘萬兩，航行則英日在中國航業之發達比中國自身且有過之，鐵路則與外資關係極深，煤鑛紗廠外人生產力與中國自己所生產之數不相上下，紗業生產外國廠且佔優勢，農業漁業亦爲外人所攘奪。如此，可見中國經濟方面所受的壓迫，造成中國今日普遍的貧乏紛亂，乃自然應有之結果。外人在中國既有領事裁判權的特別保障，與協定關稅的特別便宜，再加以軍艦陸戰隊之威力，彼等在中國高歡闊視，中國一切產業自然只有從風而靡，完全屈服於他們的統濟勢力之

下。

這種可恥可痛的情形，還可以容忍他一天不加以澈底的改正麼？我們應當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一切國內的外國資本公司，以恢復我們經濟上的獨立自由，這是中國內四萬萬人的唯一無二的生路。

七 傳教，辦理學校，醫院，及其他文化事業

這樣在政治上壓迫我們，與這樣在經濟上剝削我們的帝國主義者，他們的侵畧手段，已經令我們感覺有死無葬身之處的恐怖了；然而他們同時偏又派遣許多神甫牧師，施捨許多捐款，來向我們宣傳上帝的福音，耶穌的道理，並且爲我們做了許多提倡科學，文化，衛生，慈善的事情；從表面上看起來，這種現象是狼矛盾奇異的。然而這中間的奧妙，不難數語道破。

外人到中國傳教，本是從唐代便有過的事情；惟以前傳教是私人傳播他自己的信仰，他們沒有國家的保護，所以始終在中國亦沒有甚麼力量。自從資本主義發達到帝國主義時代，資本公司利用傳教爲侵畧弱小民族的手段，情形便與以前大不相同了。資本公司認定了傳教事業的兩種好處：第一種，是利用基督教徒自尊自大鄙夷人家文化的偏見，慫恿他們到那些風俗信仰迥不相同的種族中間去惹起一些衝突

，甚至因此犧牲他們的性命：如此，資本家便可以藉爲上帝做工，爲同胞復仇的口實，騙遣被愚弄的本國人民，以便對弱小民族強迫其開闢市場或讓與其他權利。第二種，是在弱小民族不敢反抗的時候，又利用基督教的迷信與許多不健全的道理，去愚弄弱小民族，滅殺他們反抗外力的精神；如此，資本家便可以倚賴傳教之努力與歸主運動之功效，在弱小民族中建立起永遠不敢反抗的心理。資本家爲了己的利益，於是用「主耶穌」做個幌子，役使一些下賤或至死不悟的流氓教士，使他們做帝國主義侵畧的前驅者；而窮困無聊的教士，亦樂得有這種機會，爲資本家效奔走，以圖豐衣飽食，且可自由作威作福於弱小民族之前。

爲了上述的原故，從鴉片戰爭以後，各國都派遣教士來中國挑禍啓釁，發生許多教案，外人藉了這些教案，強迫中國結下種種不平等的條約；例如中法天津條約，中德租借膠澳條約，中法借租廣州灣條約，八國辛丑條約，都是教士犧牲性命爲帝國主義得博得來的。從天津條約以後，帝國主義者強迫中國保護外人傳教，並說倘有中國人觸犯禮拜堂墳地，地方官應嚴拘重懲；此後又允許傳教士可在各省租借土地，建造自便；及義和團之役，外人更以兵力挾迫重懲一切鬧教案地方的官吏人民，於是基督教的權威確立於中國，中國人民幾乎不敢存反抗外力的心理。

傳教外人，固有少數愚忠於教義而真有博愛救世之熱望的，然此等人既蔽於偏執之見解，又不了解中國一切政俗思想的真正情形，對於其本國資本家政府一切罪惡之行為，尤不敢公然加以矯正；至多數窮困無以為生之流氓，藉着傳教之名在中國來的，他們一方藉帝國主義的威力魚肉中國人民，一方仰承本國資本家政府的意旨，死心塌地爲他們做走狗偵探，在中國境內無所不爲。現在此等傳教外人在全中國約八千人，此八千人遍布于各省會都市，利用在外國用不正當宣傳方法所騙來的捐款，與在中國敲詐一般怯懦媚外之官吏士紳所得來的捐款，建造宏壯偉大的禮拜堂，有時且附以行小惠的醫院育嬰堂等機關，以震眩迷惑中國的愚民，使生欽佩崇拜的心理。他們又藉政治經濟上的勢力，對於中國教徒，尤其是對於善附外人的教徒，特別與以各種生活上的方便，或助其成家立業，或代爲撫育子女，遇有訴訟則出入官府使其必然歸於勝利，遇有急難則使逃避於教堂之中，改擅給洋旗執照使冒充外人住宅，以避去一切危險。教民於是成了中國一種特殊的人民，全國此等教民之總數，耶穌教會領聖餐的三十餘萬人，選員六十餘萬人，天主教徒約二百萬人。傳教外人知道教會的金錢籠絡與其他慈善機關，雖可收買中國一部分人心，對於中上流階級尚須利用其他更其效力的方法，於是有青年會與基督教會學校應

運而生。青年會是以社交體育娛樂遊戲等方法迷惑青年的機關，他們每年徵收會員時，利用當地有力人物（例如官吏或校長）爲徵求隊長，使在彼勢力之下的人不敢不加入青年會以結歡於彼，加入青年會之人每年納費十元左右，積數千會員之會費，足維持該會一切費用而有餘。然而青年會一切大權，完全掌於所謂西國幹事手中，他們用很少的薪金雇用一般中國幹事，且愚弄一般青年學生使自願對該會爲種種無報酬之工作；他們復遣此等幹事到各學校教授英文體育，有時且公然設查經班，以誘惑青年學生入會或入教。現在各都市有青年會的在四十處以上，會員約八千人。

教會學校更是外人文化侵畧的大本營。此等學校，除教徒子弟以外，收費都異常昂貴；學校中爲投合中國腐敗家庭的心理，常規則極嚴，且保留讀經與體罰等荒謬的制度；功課除外國文以外，多不認真教授，外國文亦只是教授膚淺應用之文字語言，並不注意以之爲研究何種學術之媒介。在教會學校之學生，雖可以從事於醇酒婦人式的社交體育等活動，然而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的結合與各種運動，則絕對壓迫禁止。教會學校多以宗教師担任教育事業，既用非所學，自不能不有許多處置乖謬之事發生；加以此等宗教師又每有國家的偏見，不願見學生反對彼等之祖

國，關於彼等祖國對中國之侵畧行爲，常思隱諱袒護，同時復假大同博愛片面的教理，以潛移默化中國人的反抗精神。彼等設立學校大小二千餘所，共有學生約十萬人。

以上教徒約三百萬人，青年會員約八千人，教會學校學生約十萬人；再加以各國利用庚子賠款津貼收買的留學學生，及其他服役於外人商店工廠及外人掌理之海關郵局下面的中國人，總共無虛四百萬人以上。此四百萬以上之中國人，因爲受外人直接間接之豢養與蒙蔽，每不知或不敢反抗帝國主義，有時甚至因生計所驅遣，助帝國主義以戕害自己民族的生機。

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不可以不注意帝國主義此等宗教運動與教育事業的危險；我們應當喚醒一切被蒙蔽誘惑的中國人，反對基督教，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的陰謀。

八 結 論

親愛的讀者，這一本小冊子雖然內容很簡單，然而亦足夠使你們了解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種種侵畧手段，與夫我們中國人在此等種種侵略手段之下所受的慘酷的影響。我們應當知道反對帝國主義是每一個中國人爲了

自己本身的利益，一定要贊助進行的事情。我們不僅僅爲了保全中國已往歷史的光榮，不僅僅爲了掃除中國近八十年來外交的恥辱，須後大家同心努力以抵抗外侮；便令我們爲自己的利害打算盤，我們要想從這種窮乏擾亂的生活中找一條出路，亦非人人奮全力以領導參與反帝國主義運動不可。我們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目的，是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賠款，審核外債，收回關稅主權，撤銷領事裁判權，嚴格取締外人在中國所經營的教育實業事項。

怎樣做得到這些事情呢？

第一、我們必須要用革命的手段，以謀打倒帝國主義，我們決不可以希望帝國主義者會自己悔禍而歸還一切侵畧去的利權，亦不可以希望會有某一個帝國主義者真心幫助我們向別一個帝國主義者爭回這種利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達以後自然發生的；資本家爲了生產發達，資本集中，他們必須在國外買原料，覓市場，投資本以保持且增加他們在經濟上的地位，結果他們自然成爲侵畧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者。這種侵畧行爲是由於經濟上的必要無可避免的；這既不是因爲他們對於弱小民族有了理壓惡意，所以他們亦無悔禍之可言。雖然他們有時看見我們革命潮流之高漲，亦可以對我們表示相當的讓步，然而這不過只是他們希圖軟化我們的

革命精神，收買一部分易於妥協者的歡心，使其脫離民族革命的軍隊，然後他們可以向我們反攻的陰謀而已。他們有時因為利害的衝突不能構成共同壓迫我們的局面，亦可以有一方面對我們表示相當的援助，然而這不過只是他們要鼓勵我們與他們的對手方為難，使他們的對手方知道利害，於是對他們可以讓步協調，然後他們可以共同來壓迫我們。不用革命的手段，根本打倒帝國主義，中國決不會有脫離帝國主義之壓迫的日子。

第二、我們必須努力宣傳組織民衆，以謀貫徹反帝國主義的目的，我們決不可以只靠手槍炸彈或其他形式的暴動，便想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應於資本主義發達以後經濟上的必要而產生的，手槍炸彈能打死幾個帝國主義的走狗，暴動能於暫時破壞帝國主義一部分的權力；但若在這以後，我們並沒有長久戰鬥根本搗毀帝國主義基礎的準備；帝國主義的淫威不會因此有絲毫的損失；他們的一個走狗被打死，自然可以有第二第三個走狗來繼承着；他們的權力一時被破壞；自然可以即刻重新建設起來。只有民衆都了解帝國主義的罪惡，而且組織在反帝國主義的隊伍當中，他們有明確的目的，有整齊的步驟，有持久不懈的戰鬥力量，纔可以完成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

第三，我們應當聯絡各階級，使他們各自爲自身的利益，來參加反帝國主義的工作；但最要注意的，是宣傳組織農民與產業工人，只有他們是反帝國主義的主力軍隊。工業資本家爲要抵禦外資的壓迫，以發展自己的產業；小商人，小工人，各種職員，學生，兵士，以及一切中產以下的人民，爲要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以求免於日趨貧困而不安定的生活地位；他們都應當有打倒帝國主義的要求。非將凡有此等要求的各階級的分子都聯合起來，不能應付此打倒帝國主義的艱巨工作。但工業資本家以及小商人小工人等，每不免都有在經濟上已經與帝國主義發生各種從屬的關係，而且作們每怯弱搖動，不能有澈底打倒帝國主義勢力之勇氣。只有農民與產業工人是極窮苦無告，他們是沒有甚麼掛慮留戀的，產業工人更因爲所佔生產地位的重要，與他們集聚於產業中心，容易宣傳煽動，而且容易結成嚴密有紀律的革命組織，所以值得我們特別注意。自然我們相信農民與產業工人單獨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力量，因而不注意各階級聯合的革命運動，是幼稚錯誤的見解；然而忽畧了農民與產業工人的主要力量，將救國的責任望之於怯弱搖動的士紳，這是幾十年的歷史所已經證明沒有功效的事情。

第四，我們應當聯合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勢力，與全世界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

人通力合作，以打倒大家的共同仇敵，我們決不可以只知道各自爲戰，甚至我們同樣受壓迫的人中間還自己發生甚麼仇怨爭鬥，以懈弛了反帝國主義的正當工作，爲帝國主義者所引以爲快。現在帝國主義不僅壓迫中國，他壓迫全世界經濟落後的地方，而且壓迫他本國的無產階級。所以中國爲求自己的解放，要打倒帝國主義；各殖民地國家，乃至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爲求自己的解放，亦要打倒帝國主義；便是無產階級的國家蘇俄：要想不至於被帝國主義所覆滅，亦要打倒帝國主義。我們爲打倒帝國主義，應將全世界有這種共同志願的人聯合起來，這並不是我們倚賴誰，亦不是說誰倚賴我們，我們都是爲自己的利益聯合起來向帝國主義作戰。帝國主義決不能抵禦我們的聯合；換一句話說，倘若中國與各殖民地的革命民衆，與蘇俄及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了，帝國主義非歸於倒滅不可。因爲帝國主義最恐怖這種聯合，他們以及他們的走狗使用種種方法破壞這種聯合，最普通的便是混稱這是過激，這是赤化；在他們的意思，只有不反抗他們，至少亦要不聯合反抗他們的人來一同反抗他們，這纔不是過激，不是赤化。自然他們應當這樣說的，然而我們正因爲他們害怕這種革命勢力的聯合，所以必須努力結成這種堅固的聯合，送帝國主義到他的墳墓中去。

我們能照上述的方針做去，不難確立起信心，知道反帝國主義運動是必然成功的。我們爲自己的利益，必須領導參與反帝國主義運動；我們若能合當的做去，反帝國主義運動必然可以成功。那麼，親愛的讀者，你們可以對於這一個問題，即刻下一個決心了——我希望你們能下這樣一個決心：便是你們能够將這一個小冊子中開所載的事實與論理，利用一切可有的機會，宣傳給每一個與你們談話的人，教他們感覺自己的痛苦，知道自己的痛苦是由於帝國主義者的侵掠壓迫，然後告以反抗此等侵掠壓迫之必要與可能，使他們爲反抗此等侵掠壓迫，組織成各種形式的反帝國主義的團體。這是我們反帝國主義的軍隊。有了這種軍隊，便可以酌量時機對帝國主義下總攻擊令，我們便有把握打倒帝國主義，爲全中國人民爭獨立自由的權利。

歐洲的資本主義力量的來源，大部分是從那些殖民地與保護國來的。沒有了殖民地的大市場和大掠奪場，歐洲的資本主義勢力不能有一刻的存在。……國際共產黨必須和那些在殖民地屬地從事於推翻帝國主義的革命派發生關係。這兩種勢力一經携手共進，世界革命的成功可以預料。

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決議案

不平等條約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6224B

民國十五年七月再版

不平等條約 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編輯者 中國書報社

發行者 中國書報社

分售處 中外各書局



1880

50

614043

上海图书馆

